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十七

宋 李昭玘 撰

謝徐州范教授

分職儒林下車鄉校高名夙著多士相歡自昔人昧五
常之原世無三代之學大道殫殘於秦法衆言散亂於
漢儒以公羊為賣餅家蓋譏淺俚謂太玄可覆醬瓿尤
病支離國家崇飾儒師發明道德排異端之戕賊歸妙

理之淵源必先因性而治身然後事君而成物故於教
養益重選掄其官德性靜深天材秀擢非先王之言不
道以天人之學自修將趨步於紫垣暫棲遲於泮水金
口木舌一坐盡傾白日青天衆人皆仰鳴絃盈耳投履
滿門從善若登並席幾四科之列聞風而作擔簦多千
里之行禮義相磨英豪輩出將見東徐雅俗共陶闕里
之餘風貞觀名卿半出汾陽之高第行須錫命別踐要
津慕服素深瞻承良幸

回兗州知府

比貢柔緘幸塵清覽禮無不答書匪盡言上君子之堂
未遑引袂拜使者之賜疊幸置懷竊惟鎮撫之餘茂有
福祥之助恭惟某官聲猷華國器業在民早膺出使之
華尚屈偃藩之寄報政之速固無待於朞年聞命而趨
將入陞於禁從佇期瞻謁少罄叙陳

賀轉運使

光被恩綸出司漕計仁賢所至民吏相驩某官器識宏

深風猷高遠益隆時望夙簡聖知持節外臺屢更煩使
握蘭華省寢躡要資惟東州之輿區為諸道之劇部非
通材不足濟國用非遠略不足究利源時惟僉言允屬
賢業九年足用坐追滋殖之風四輔維人行被吁俞之
眷某幸緣聯事遂獲依仁尚阻參承但勤嚮仰

上南京豐侍郎

寵被恩綸榮司留鑰仁賢所至民吏相驩恭惟某官國
器宏深天姿純正言動皆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

早升要塗益聳清望道學有本得之自然政事不煩聞
者皆化惟別都之重鎮須近侍之名臣克壯藩垣式宣
惠澤報政之速固無俟於期年為國之光將入升於近
弼某素承知遇竊獲庇庥願望履之有期實瞻風而自
幸

永興提刑謝到任

某蒙恩授前判官已於正月十二日到任者委轡下車
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

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某迂踈末學鄙野孤生賦材不
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蹬風塵未蒙
一顧之價再預充庭之貢謾為入洛之遊敢意菲文偶
塵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
數等叨從祿仕擢脩儒官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
之化蠲屬大明之繼昭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
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脩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
於入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祕籍

頓發見聞惟知反已以自求敢覲因人而幸進謂有昭
昭之功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
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
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
奚傷先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
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
然迎餌詎為方氏之魚凡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
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

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
成嘉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書復還舊
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
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扑之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
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鴈集吏行守之
不置間關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
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寸毫之補間以私門
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

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
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詳刑之任占河關之勝
道連雍陝之雄都小民尚氣而喜爭巨滑瀕山而為盜
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
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願煩閣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
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為期太平之
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偃僂以升高徒
煩假手削輪囷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

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
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蔭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
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交代改官

對揚褒命進陟新階名德所推縉紳相慶恭惟某官降
才疎敏體道靜深議論見聖人之心行義為天下之則
橫經芹水之館士有成材賜見雲龍之庭上嗟晚遇遽
遷美秩寔慰公評竚聞天語之咨庸行踐禁垣之清近

謝漕使

誤被綸言再叨憲領方馳驅而及境寔嚮往以為勞竊
幸拙踈迺承庥庇伏惟某官天姿超拔國器宏深爰遇
興王亟踐高華之選薦逢盛旦尚紆將漕之權敢謂官
常獲聯事任企聲光之雖舊拜門館之匪違陪萬忻愉
敷陳曷究

移京東西路憲謝丞相

陝西總刑任使每懷於罪黜畿東易部庇存曲荷於陶

挺事簡責輕恩隆感厚此蓋伏遇某官道大而備器博
以深用中正秉國之均專精神熙帝之載期底於治必
納以忠燮理陰陽三階平而萬物遂整齊法度五教敷
而七政調宰正庶寮儀形四海總六官而建六典以致
大和同一德而協一心坐凝庶績洪鈞運物大治扇金
蓋皆播於至公豈必躍而自化顧才甚下並用無遺重
念某早辱知憐久叨委寄惟是寵光之異尤深戴仰之
歸初以疾聞規求符竹亟蒙恩徙密邇鄉閭豈惟登車

攬轡之榮實有過家上冢之幸囊嘉鮮椎剝之習桁楊
無請寄之姦人謂便安心知尸素尚懼不移之愚懦難
勝甚渥之眷私雖竭薄才竟虞無補終期便郡更冒大
恩庶幾驅策於蹇駑不負範鎔於甄鑄

同前謝曾樞密

盛德茂稟傑才間生以堯舜而致君並夔龍而濟世上
窺姚姒早推掌制之工載戢干戈果著執樞之畫居然
社稷之衛時為文武之全基立太平規王體而斷國論

戰勝無事運智略而明廟謀廣土闢而七政調泰階平
而萬物遂制四夷而請命同一德而協心端率百寮坐
凝庶績

謝交代上官正言

登車陝右已叨煩使之榮易部畿東獨竊總刑之寄內
愧精神之消耗難勝責任於澄清矧英軌之在前仰絕
塵而莫繼已積平生之欣慕更增情契於遵承雖瞻覲
之後期有規模之可想伏惟某官富深淵之道學播忠

厚之德名高文早擅於巍科大節久崇於要任屢光華
於言路惟密簡於主知識遠器宏實儒林之祭酒智博
用大為朝廷之直臣進退裕如中正不撓上心所屬嘉
謨渴見於膝前使節外持公論久期於袞職佇膺異擢
用快輿情繼展慶函更陳素悃

樂靜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十八

宋 李昭玘 撰

謝運使學士

瀝懇乞麾方自規於假守被恩易地猶外總於詳刑濫
同原隰之馳喜有瞻言之便退循孱緩實幸庇依惟
某官道學知天德名輔世文章足以華國事業見於濟
時被熙寧睿聖之知叅金華勸講之任發揮奧義允協

上心伯仲談經偉矣一時之美君臣合契煥乎千載之
逢蚤預登瀛久宜視草淵衷密簡舊德是圖眷惟京左
之將輸實首國中之轉餉借籌良畫澄清暫委於宣風
告后嘉猷雅健方思於掌制佇期迅召亟展慶函欣禱
併深叙陳奚罄

荅留臺沈大夫

瀝懇乞麾方自規於假守被恩易地猶外總於詳刑視
事云初賜函先及伏以某官雅推令矩久著能名請留

鑰之臺網暫資宿望披中宸之芝檢行踐擘塗覲德未
皇致郵不敏良有後時之愧益深內訟之私感忤既并
叙言罔既

回致仕畢大夫

謬膺煩使方愧於澄清夙仰高風雅懷於瞻觀遣牘未
皇於郵置貺音先辱於騰函伏惟某官藹著令名久躋
臚仕逡巡易退之節士夫共仰於懸車優游佚老之榮
談笑未承於揮麈即圖披晤深祝保綏感系之誠叙陳

奚既

賀濟州太守禮上

顯膺綸命榮領藩符消擇剛辰奉宣王詔伏惟慶慰恭
以某官挺才出類秉德兼仁朝廷允協於僉謀郡國實
資於共理恩威方著聞望益隆緬惟布政之優綽有怡
神之裕鷄犬候境庶可仰於仁風桑梓在郊均有蒙於
德庇傾依第切瞻對未緣伏望上為邦家精調寢餽

濟倅問候

結好鄰邦幸及餘波之潤被官半刺阻陪揮麈之談月
吉薦更郵音稍闕逖惟副貳之暇動協神明之休某官
德宇淳深聲猷聳邁游刃久當於煩劇宅心自處於高
明某濫以散才謬當別乘鄉閭已熟於風化治境又託
於庇庥仰德實勞馳心孔疚方應鐘之在候宜吉履之
順時伏願上為廟朝精調寢餼

沂宿太守問候

行郵濶畧曠馳款啟之音大府重深徒仰浚明之德茂

惟鎮俗之暇克擁自天之休某官學際聖真才高名世
良二十石果膺治主之求課第一人行見褒書之下某
濫叨貳政獲庇鄰封願韁鎖之坐拘莫親高範雖馬牛
之不及尚借餘光叅對未緣傾依至切願保寢興之美
益介福履之休

沂宿通判問候

督府闕決愧非半刺之良擊析相聞殊慶此賢之吉徒
有德公之願尚踈奏記之勤逖惟燕閒休有協相恭以

某官器能通博風度醇深薦更寄委之繁夙根清修之
美豈茲別乘可屈遠圖竹顯效之寢彰副公朝之明陟
叶光御政和叔司方伏覲上為邦家精調寢饋

提刑問候

講聞高譽雖懷仰德之勤奔走宦遊未獲依風之便比
叨屬部猥託巨庥將觀使節之華遂如昔日之願某官
器周物表識洞幾先早膺中宸之眷求特委東州之廉
按奉行拜憲方曲盡於恕心進對楓庭將入參於近輔

即期迎拜倍切懽愉

賀荊王

裂地全荆撫有大邦之衆建旄東道載兼兩鎮之雄茂
推同姓之恩永賴維藩之固凡叨臨庇舉積懽愉某限
守州符阻趨官邸

賀淮陽知軍到任

官服奔馳悵趨風之久阻封圻連絡幸擊析之相聞方
染翰以馳誠忽飛騰之來貺載懷謙抑但極感銘某官

才賦䟽明器函夷粹雅有臨人之望夙推治劇之能剖
竹方州暫煩於共理握蘭華省行蹤於近班尚阻披承
益祈珍衛

謝漕州呂孝廉

得士則重方盛世之有為舉爾所知蓋古人之公義猥
叨廉按敢後薦揚僭易為慙賤踈何補其官才猷兼脩
風績素高久揚歷於事功慙淹回於藩守昔年共事已
凌厲於青雲比歲得遷尚蒼茫於白首幸緣衆譽輒罄

衷言固非量力之所宜特恐蔽賢而蒙罪豈期謙眷特
屈誨存感服之私誦言罔究

謝黃尚書

誤被宸恩就更憲領猥緣獎遇獲預光華方俟命以造
朝阻登門而伏謁敢期謙屈曲示拊存聽君子之言未
遑歛袂拜使者之賜竊幸置懷

樂靜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十九

宋 李昭玘 撰

賀游龍圖冬

舜璣觀象迎長至於箕躔鄒律吹灰肇太和於天統陰
窮於剝陽復而升正君子之大亨與廟堂之均泰恭惟
其官才猷映世聞望高時抱忠義於邦家勒功名於典
冊比分間柄亟騰威略之聲旋偃便藩益著循良之政

式遵令序宜茂繁禧即趨近密之班以輔太平之業某
方祇行後將遂參承忻頌交深敷宣罔既

賀西府正

三陽大亨一歲更始此天地泰通之際乃精神會聚之
時宜有吉祥來薦君子某官翊亮三世儀刑百工適當
龍躍之初屹有棟隆之任天其或者將俯屬於治平神
寔聽之方共扶於業履況三朝之在序惟百祿之是膺
乂我烝民繫股肱之永賴錫公純嘏與邦社以同休

賀提舉冬

肇復一陽潛萌萬物應書雲之觀望增化日之舒長仰
屬使華倍祈天祉某官才資高遠德性溫恭結明主之
深知聯外臺之要職訓齊法守開闢利權聳人望之愈
崇宜神休之有相三微正始方協慶於令辰百福應期
佇進膺於嘉命某限拘官守阻造賓階無任傾依祝頌
之至

賀鄰郡守倅冬

玉管召陽土圭測日推物萌之載始嘉道長之方來君子對時神明協慶某官靖恭秉德直亮端懷早膺中展之眷求雅為多士之師表暨賢望出佐方州宜民之謠既喧聞於載烈自天之報方順履於迎長竚奉褒恩入躋近輔

回外邑宰冬

陽生律本日起子初吉履對時宜有踐長之慶謙光相與乃承流問之勤載味言芳唯深感臆

賀監司正

時月易而書年天地交而為泰宜大人之應會與庶物
以咸新其官德美在躬聲華高世器識蘊兼人之富事
功為諸路之優方迎道長之期宜享彙征之福佇頌褒
詔入踐近班

賀運司正

天地既交在時為泰君子寢長與物偕通某官綽著吏
能雅為國器順履吉亨之會茂迎福祿之來佇被恩綸

徑居華要莫遑稱壽但極馳誠祝頌之深喻言奚既

賀曾端明正

運回一氣卦畫三陽方天地之泰通契君臣之感會某
官著龜先覺柱石元勲早贊畧於西樞暫偃藩於東面
道乘時長福以類來於膺袞黼之褒即正鈞衡之位某
限拘官守阻造賓闕

賀孫學士正

葦桃在戶襍礫以餞餘寒椒栢稱觴燭烈以興嗣歲在

時為泰與物咸新其官道為儒宗望出民表暫假蕃宣
之寄尚淹廊廟之才方迎道長之期宜享彙征之福玆
參大用俯慰具瞻

賀鄰郡冬

微陽肇復庶物更新盪被不祥逐郡陰而盡竄導迎多
祐乘一氣以俱亨宜有神休來相賢業恭惟某官儒紳
元老禁苑名臣久著望於朝端暫偃藩於方面利有攸
往道已應於朋來罄無不宜福將迎於類至玆承節召

入輔帝猷某限守州符阻趨賓次

賀李邦直正

一歲始而為正三陽交而成泰乃天地資生之會實君
臣受福之時某官德業亮天誠明周物夙富經綸之學
屹為柱石之材望重兩朝進退必歸乎禮義道高萬世
始終不累於功名神明所扶福祿來附方懇辭於機政
暫出鎮於留都圖任舊人將再調於元化永錫難老庶
大庇於斯民某限守官箴阻趨均屏

回諸州通判冬

書雲應候測景踐長方陽德之時升宜君子之道長某
官性姿宏厚器識䟽明暫闕決於名藩將徑躋於華要
俯迎令節倍格繁休方脩拜慶之儀遽辱飛緘之賜但
勤誦願尤極感銘

回安撫冬

一陽資始萬物更新發施天地之和敷錫君臣之福恭
惟某官生民先覺命世上才總制節於東州坐消姦慝

宣詔條於屬吏盡格循良坐迎日至之長茂擁百祥之助七日來復宜君子之階升一節以趨將龍光之兼被某限拘符守阻造賓墀

回兩府冬

律應黃鍾斗建子位為天地資生之始乃君臣受福之時恭惟某官柱石元勲著龜舊德處朝廷以正直安天下以惠和偉然事業之光華休有神明之協相茂迎令序倍格龐禧大賚善人方允升于高位永錫難老將久

庇於生民某限守州符阻趨釣屏

樂靜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二十

宋 李昭玘 撰

謝及第

興能而出治雖先王本俗以教民有德者必言故近世
攷文而取士發於里選簡在帝庭暮辭褐博之卑朝飾
青緇之貴聖人由是而政立君子資之而道行豈宜承
學之瑣材冒廁諸儒之上列恩深渙汗愧若負芒嘗聞

欲治之君以得士為難非常之材必待時而奮合謀以計其事兩作以繼其明惇德允元二帝襲衣裳之化尚賢黜惡三王同道德之歸九官脩而百工墮八政齊而五士舉作人以東序西序辨志於小成大成論然後官無假人之名器教之不率有移化之郊鄉後世失教育之方學者喪艾淑之實天地之全既缺性命之理益微操守不經繡已加於顰悅童昏益亂巧尚弊於雕蟲於皇我朝奮越治古方大明嗣服之始寔百度作新之時

發揚聖論蕩斥末學神奇出而臭腐化糟粕棄而醇精
流養成材於浸潤之微成德性於高明之至近觀之則
言行斯富大用之則禮樂可興自昔所難於今為易為
飛魚躍莫知鼓舞之神雲翔風從來格光華之會如某
者器唯物小性匪近中論世讀書嘗慕古人之遠遊心
竄句尚迷俗學之迂加之禍患侵陵事為乖忤三人行
而二人惑欲往何之一日暴而十日寒所存能幾以謂
否必有喜窮當益堅幸留涸轍之軀復鼓敗軍之勇類

陪歲貢再踐春闈偶中藝於下陳旋奔哀於故里生無
以養遊者何追祿不逮親仕斯可已度餘年之殘槁憫
衰系之飄零勉奉寬恩竭來上國平日寡彈冠之援高
門無曳履之遊術本甚疎誰恤不龜之藥義難自達耻
為躍冶之金接武掖門觀光黼坐觸神遊於感忽奉清
問於雍容心目雖明氣辭幾困少年而動文帝固慙賈
誼之才徒步以見太宗竊感馬周之遇各使發言而觀
志僅能引古以議今盈溝之雨易窮暴日之暄奚補既

乏甚高之論但虞無赦之誅舜用五臣蓋盡至精之選
羿虧一矢遂無必中之功尚優片善之求過預六人之
列量材匪稱戴寵若驚此蓋伏遇某官大雅存心至誠
格物知識足以發天人之蘊聞譽足以為邦家之光才
富而若虛登高而善下憫不能而如已無求脩以與人
過致繆庸輒承甄採敢不行其所學不忘蚤夜之思慎
乃終身少答生成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舉幕職

此者特預薦章俾升幕佐名非實副感與愧并嘗聞人
雖病於難知士亦羞於詭遇謂能脩其身則天且不廢
苟自信以道則世誰可輕如玉韞匱以何沽況珠在淵
而必媚所期非速為趨每高或片言而推其器識之優
或一見而許以公侯之貴蓋去就之有守在賢否以甚
明故時無滯才朝盡公舉惜乎風流既息古義寢衰蔽
是非之實以愛憎櫻榮辱之情於得喪霄壤扶持之速
跼足三公塵埃排擯之餘蒼顏斗粟至使名身兩役物

我更持冰炭裝懷夜忘卧夢風波駭目日起志憂甚者
巧希合於情先閉險深於迹外邯鄲善步壽陵爭襲其
趨蟾蜍據蟬黃雀已窺其後笑窮通之有序矜富貴於
易煤千里坐期一跌隨廢如某者生而寡見長則數奇
趨時雖願於激揚學道每傷於遲後四百年之傳序世
出聞人三千秩之故書家無別索引屬簪裾之列來游
翰墨之場見舟即操往焉無懼取蝸猶掇頤者皆驚兩
綴賢書再丁家禍哀餘生之殘槁擢一第於淹回尚憐垂

翅之窮猶有搶榆之決然而上京雄觀羣俊並驅談落
落以相高意僂僂而欲舉自惟推賤分取棄沉何期舊
學之拙迂忽誤近臣之論薦職之鄉校編以儒林脫敲
扑之喧囂屏簿書之倥傯弦歌終日酣味六經少釋為
貧之憂終懷浮食之愧加以服大人之餘誨感末路之
多虞益知勢利之易汙未見紛華之少樂不肯碌碌與
時太疎何為區區顧影自笑每欲玩林泉而佚老擷杞
菊以茹饑放浪形骸優游歲月向子平之家事猶累素

心陶靖節之吾廬但馳去夢遲遲斯久忽忽未遑愈深
必退之思無復儻來之望敢希孤躅輒動上官憫其矩
步之勞挈以循階而進此蓋伏遇某官至仁兼愛大雅
不遺以長取人由恕及物傳鳴鵠之羽翮文斷木以青
黃必使接天衢之遊庶幾成宗廟之器量能非稱荷賜
過優敢不厲終身歸潔之心慕古人特立之義老將至
耳未甘四十而無聞學恐失之尤愧寸陰之可惜誓堅
素守上答明知

謝舉太學博士

伏蒙保舉克太學博士者天子辟靡之地盡集時髦儒
林師保之官屢先宸選願惟淺陋可復堪任如某者嗜
學迂賦能俱短奮壯年之精銳擢一第於淹回尚隣
黑髮之未凋自許青雲之可致以牛捕鼠鈍不適時緣
木求魚勞非得計碌碌衆人之後遲遲行路之間璞玉
既非徒使盧胡而笑國能未就殆將匍匐而歸重以笄
冠相仍松楸未卜瘠土寡窳盛之奉弊廬多風雨之憂

弟兄役役於賤官饘粥皇皇而卒歲低回薄祿僂俛寸
心詎能忘流俗之情何足語丈夫之志聽南枝之啼鳥
潛感星霜覽北山之遺文空慙雲壑嘗從大府猥在泮
宮人皆謂之投閒已獨知其非據襁衣布坐每聞弦誦
之鏗鏘黃卷滿前為異簿書之倥偬養口有便便之飽
動人無赫赫之功但容一日之可居奚論十年之不調
而況上官旁照雅意過優羅觴豆以相娛裂牋滕而更
唱有如此者不亦樂乎敢期翦拂之私更脩薦論之列

此蓋伏遇某官至誠無間大德有容與庶物以為春耻
一夫之失所芝砂並用初何與於穉苓鼎俎既盈猶不
遺於雞肋賜出仁人之愛感深國士之知藏之中心誓
以沒齒假釣弓於羿手固無百中之期譽驚馬以龍媒
已增十倍之價敢不明去就之有守要終始之不渝庶
幾激昂少答知遇

謝館職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振纓冊府之遊濫陪群後論

說無本文辭不工序當今可舉之政事則未究大綱考
先王已行之法度則不閑古訓訖無可錄退有後憂豈
意江湖納汙川流一貫龍蛇啟蟄蟻步同伸雖幾去而
復收終以榮而為懼惟天祿石渠之故事乃皇墳帝籍
之所藏或出於秦人煨燼之餘稍見於沒塚斷殘之後
書尤難於盡信史已甚於闕文寢潤諸子之異同頗識
古人之章句詳延沉雅分命訂讐煥爛遺文上占東壁
凌馮危觀古謂蓬山坐尤迫於帝居人或夸於仙去多

士願聞其推轂名臣輩出於此塗由漢則子雲劉向以經術脩員在唐則九齡房琯以辭章入侍故博洽名家之士萃聚乎東西兩京太平儒術之功浸淫乎數百餘歲得人甚盛曠古所無國家累聖紹休生民底乂囹圄空而俎豆布千戈藏而鐘律修百度可觀皆博士儒生之論四方求獻多山嵒屋壁之書永惟英皇對越治古謂取士必先於素養詔大臣各舉其所知一新東觀之討論樂得英材而任使遺風不講幾數十世之相望引

類並興以二十人而聞上一時名德之盛落相高于
今侍從之華班班可數規模良遠典故具存天祚真人
日熙庶政躋世於安寧之域作人以忠厚之風正臣進
而群枉之道消德意孚而不肖之心化股肱一體既不
式於老成諒直多聞將旁求於新進丁寧細札祖述舊
章使棲遲涵泳於圖書翰墨之林以滋長成就其高大
光明之器蓋梗楠杞梓須千尺之幹珪璋琮璧非累日
而工必與之以追琢其章亦漸之以雨露之潤然後薦

丘壇以交神明之貺壯宮室而除風雨之憂豈徒然哉
所用如此若某者生而非敏壯也無聞學淺鮮而不根
氣萎蕤而易涸英華無幾局韻大拘既未能赫赫以動
人固不善盱眙而徇物以牛捕鼠鈍不適時緣木求魚
勞非得計碌碌衆人之後遲遲行路之間幸從庠序之
外官不廢絃歌之舊習家有一鍾之石篋無三上之書
乘鴈雙鳬既不關於多少大鵬斥鷃亦各適於逍遙何
期近弼之誤知過以不才而應詔徬徨捧檄踉蹌振衣

為逢極治之朝庶達敢言之志而舊文卑弱空驚賈誼
之過秦素譽寂寥良愧陸機之入洛家幾索米門寡曳
裾待漏赴朝懷鉛就席感嘆紵袍之故態顧瞻金馬之
盛遊下筆不休乏傳毅屬文之思令人忘倦非馬周論
事之才雖鈎孿綴拾以成編終底滯迂踈而可笑畫地
作餅何以療饑曝日獻君未為知術尚蒙採擷不即棄
捐驅蹢躅於遼東竟無他異望騰驤於冀北猶踵後陳
是何異綴魚目於夜光補狐裘以羔袖既乖准度有誤

題評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在躬聞望超世契光華之盛
旦見事業於有為文章博洽而不以窮人器質渾厚而
樂於成物致茲末品亦預同升所願讀書陽城猶喜於
從吏未能成賦左思亦幸於為郎而況大君深切之訓
詞近侍雍容之知遇實英俊並遊之會方朝廷有道之
時戴白之老卑世而再逢窮巷之士動心而竊嘆美意
不輕於樂育終身敢薄於自期固當澡雪滯昏鏘磨頑
魯黽勉平生之志激昂君子之風不獨丹鉛點勘之為

工必使事業語言之可用老將至矣寧自廢於聖時行
或使之冀少伸其素寧

代庭玉弟謝呂大資舉縣令

量材非稱撫已增慙嘗聞人實難知士非易遇言非可
聽仲尼猶失於宰予君遂不來孟子卒排於臧氏盖乍
賢乍佞如山川之莫測一用一舍譬霄壤之相遼故聖
人窮理以盡觀物之明志士感知而輕殺身之報不敢
忽者是非之智所尤難者上下之交而況自五十而知

命則始可與言去就之方非三月不違仁則未足以見
始終之操富貴紛華之外慕窮愁怨忿之內攻持以兩
端顧中流而俯仰半於九十厭末路以低回將必保其
窮年詎輕掄於精鑒至若塵埃蹇步蓬蒿孤生懷美玉
以待時望青雲而引睇平日寡遊談之助滿朝無曳履
之容絕絃未卜於知音投筆忽逢於按劍澤邊散髮誰
謂興嗟轅下長歌幾成感泣故自昔重功名之際謂相逢
非旦暮之期惜乎古義既凋餘風益薄一諾稍輕於許

可衆人爭効於馳趨詭譎不情囂浮易喪見利忘義遽
操射羿之弓枉道事人翻作吠堯之犬或前恭而後肆
或昨是而今非能聲暴著而毀議已喧章墨未乾而按
檄隨至末流及此來者謂何共觀覆轍之危益起吹藿
之戒自非行義夙著志道日脩磨不磷而涅不緇窮益
堅而老益壯則何以仰千品藻過被獎提有如此人未
覩數輩若某者器惟拘小才不逮中早霑世祿之微勉
踐儒衣之素簿書冗冗徒汨汨於賤官饘粥未克每皇

皇於卒歲殫才駕短甘志捐驅拘小邑之僻迂念孤蹤
之眇末潭潭府宇屢偃樓以趨庭兩兩台躔張熒煌之
在目既接以德容之盛又飲以言教之和終夜以思未
識自脩之漸三年一眄敢希與進之優久俟譴訶輒參
論薦感恩幾涕拜寵若驚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在躬功
業超世以勞謙而下物由內恕以與人大治既鈞不遺
於頑鑛春陽一育無間於寒根敢不勤畏簡書日嚴操
履慕古人特立之義勵終身歸潔之心少副所聞仰酬

大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謝薦

蓋聞先王之時公卿大夫相與進賢拔善者既不敢蔽其所知閭巷賤士所以致身託名者亦不敢易其所守薦人於朝與衆共之非挾於私恩也彼以道焉見知於上由已得之非矜其幸進也吾有義爾故賢與不賢自乎人而朝不沽薦士之名得之不得尸諸命而下不爭施我之惠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逮乎古風凋薄流

俗競奔操權挾貴之家無恤於徇公貪得銳進之士不羞乎詭遇同乎已則終日而再遷不同乎已則窮年而不問見其利則一揖而競進未見其利則三已而復來所取或非其人所得不由諸道意相與者必曰每聞其某氏之子勢可籍者必曰願出於我公之門由富貴之使然宜情狀之乃爾其或義不遺於公舉禮無失於自媒在昔所難於今能幾如某者受性凡闇與時迂踈素無王公之遊粗知義命之分僂俛寸祿低徊末塗固知其

才不過人所幸者困以寡怨但甘屏默敢冀薦論伏惟某
官內推恕心外示寬德樂至公而與進操古義以自期
不緣左右之言借以吹噓之力憫其孤弱俾遂遷升非
獨小子之愚可當竊為東州之士相賀昔羊祜之舉不
容私謝孔光之薦嘗恐人知願惟鄙心未敢忘報寸陰
可惜誓不墮於素脩驚力未殫庶益勤於來效

又代謝薦

伏蒙某官保舉某充職官任使者從命指呼慙非強給

上章論薦過荷陶成雖大人推博愛之心而不肖有過情之懼省循非稱感激無窮竊聞知人之明自古其慎驩堯之凶有容於堯舜之世宰我之辯或取於仲尼之門在聖智以為難豈尋常之可忽故先王之法必試其所譽使百官之屬各舉爾所知行能皆中則得好賢樂善之稱品藻一誤則蒙罔上不忠之罪然猶在位者以誠明相許為士者以名節自高進無待於私言退不容於來謝迨乎士流冗濁俗習競奔羞隱阨而幸功名惡

貧賤而邀富貴邪柔多與浮詭不情語言和厚以易親
趨步周旋而可喜僅獲一辭之舉益加百拜之勤厚祿
稍充素脩已情術既成而反思射羿利所在則不恥吠
堯謹厚者輒以勢驕潔白者終於墨敗斯皆物移所志
勢害其才固宜推轂之心必有吹蠶之戒彼哉奚取來
者益艱自非操致遠之資曷足干盡公之鑒伏念某器
能淺狹性識頗愚學未知方仕將為祿久承弓冶幸家
法之猶傳勉視簿書豈民情之素習通緣初宦託在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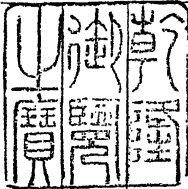
麻去其體貌之尊進以父兄之教切勤佩誦粗免譴訶
復嘸獎於吏勞俾參榮於幕佐發揚有自感勵不忘此
盖伏遇某官大德有容至仁無間憐不能而如已無求
脩以與人文朽木以青黃之華傳鳴鳩以羽翼之助將
從瑣賤漸致激昂敢不夙夜在公始終一節慕古人之
行已勉循吏之愛民立事立功遽敢言於今日非禮非
義誓不辱於終身惟允蹈於所聞庶少酬於洪造

代謝改官

觀其為主進身者豈易於知人舉爾所知為上者亦難
於與物蓋非義不合以道泛觀可否在我而不蔽其心
窮達自天而一尸諸命逮夫名實不立風俗浸衰視聽
悠悠不斷於是非之際情為擾擾必阜於得喪之塗至
有迂風多推附火先熱蘭子之劍適者歡心東郭之竿
不知濫吹雖出愛憎之素昧未成利害之相攻其或巧
言如流素書盈束幸韓荊州之一見借郭有道之片言
高談則自謂退藏大致則求為容悅淒酸易感僅猶躑

躅以悲鳴嫵媚不情何異盱眙而獻笑斯皆學術失守
氣節不剛間有風波之民莫測山川之險合三言而成
虎湊一隙以沉舟甚則蜂蠆起懷豺狼當路狡兔未得
韓盧爭先螳螂方休黃雀窺後斯人也何所取爾為士
者不亦難乎如某者少則甚愚壯而寡與棲遲末路蹭
蹬累年再領簿書嘗懼勾稽之失一臨民社敢言撫字
之勞所願者惟畏法而奉公自信者不罔民而病物訖
無顯狀輒玷誤知挈短步於祿階脫一飛於選集陶成

有自感服知歸此盖某官大德有容至仁樂與傳鳴鳩
以羽翼文斷木以青黃使之物有成才器無近用致茲
寒陋稍預遷陞敢不慎守官箴益脩德履不為俗吏之
效勉蹈古人之風貴不可求敢妄干於寵祿志須有立
庶少濟於事功



樂靜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靜集卷二十一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莊文煜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二十一

賀門下司馬相公

宋 李昭玘 撰

寵膺除詔進貳納言多士彈冠欣見雲龍之會都人夾
道競觀袞繡之歸惟嗣王勤欽止之思而賢者動翻然
之意天惠有道時丁太平明良相懼上下蒙福恭惟某
官生民先覺當世宗工富貴死生不動心如孟子仕止

久速必治已以仲尼故特立於議論之間不惑於是非
之際間當言責益勵風猷於義也剛奚恤衆人之怨不
可則止匪懷好爵之靡養疾家園遊心聖闕疏泉種竹
自以為迂隱凡讀書莫知其老潔身自信與世尤踈謝
流俗之睚眦挹古人而嘯傲德無與映貫洛水以並清
望不可攀壓嵩高而獨峻雖雅從於燕處終未慰於岩
瞻屬睿智之紹休念艱難而在御允升故老丕式壯猷
暨紉治於東臺將燮調於大化夙有進思之志今為行

可之時不負蒼生安暇東山之高卧方思霖雨果符傅
野之旁求人心同樂於春臺國體大安於磐石四方無競
萬世有辭某猥以微蹤數蒙優眷限拘符守阻造鈞庭

賀平章文太師

光膺策命入拜師臣三公惟人大厦有棟樑之任一相
處內四方如泰華之安天扶聖君人望元老歡樂精神
之會流通上下之情禮無與隆時所罕遇恭惟某官孕
靈岳秀配德坤元器深厚而有容道直方而不撓武足

以戡定亂略文足以潤色聖謨可托大事則社稷之臣
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進人如已愛物以情碩畫嘉謨
撫寧於華夏陰功隱惠孚感於神明故能業亮四朝身
兼五福出入將相幾四十年古今勲勞無一二輩屬真
人之嗣服攬庶事以圖新謂國軍禁令有未決之疑左
右輔弼皆後來之俊俾辭留鑰入造內朝集冠蓋於都
門羅饗殮於候館衮衣已往難留洛水之舊邦皓首復
來共識仁皇之真相龍光疊被衢路榮觀于今熙河之

餉餽甚艱遼夏之疆隅未復不足者九年之食已傷者
百姓之財將冗而卒驕吏繁而員溢永賴著龜之舊德
克開社稷之遠圖俯陪調鼎之司獨踐位槐之地壽考
之美躬邁德於汾陽禮樂之功更仰成於姬旦某素惟
鄙昧久荷獎提台座熒煌悵披雲之在望駕蹤疲曳但
服駕以長鳴

賀左僕射相公

拜命大庭分聯左揆天人相與君相並興千載一時永

契太平之會四方萬里共蒙生氣之和竊以舜帝舉皋
陶而竄不仁高宗命傅說以求古訓因先王而為政為
天下以得人竦佩遺風復見今日顧安危之所繫宜上
下之稱歡恭惟某官名世真儒生民先覺稟三才之正
氣思則無邪以四海而為心達則兼善智大而必先於
遠致行高而不可以小知未嘗枉己以直人豈憚屈身
而伸道三諫不聽漠無干澤之私萬鍾何加惟有養恬
之樂屬大明之紹服講庶政以圖新急聞至言優禮元

老以公議而自處為衆人之不能匹夫未安深軫納溝
之念至誠獨立靡懷濡足之憂故進賢退惡而多士歸
心興利去害而庶民不議果膺睿渥參秉鈞衡飛鴻之
遇順風已如夙志大旱而作霖雨咸賴我公益扶萬世
之安永尚一人之慶某猥叨憐遇倍切懽愉限守州符
阻造台屏

到任謝右僕射

守籥真祠幸退安於衰暮分符督府復誤玷於恩榮蒞

事已還俯躬知懼伏念某器能淺鮮學術拘踈猥遭遇
於昌朝粗激揚其懦氣一登言職五委使華第殫報國
之忠且乏過人之譽方欲屏蹤於田野庶幾息駕於桑
榆歌詠王明涵濡聖澤敢祈寬詔特假便藩謂朽木可
雕未忍輕其棄置而老馬知道猶堪責以馳驅此蓋伏
遇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陶成小大
之材每憐寒拙之無它曲示含容而與進俾更善地以
養餘年敢不益勵素修仰酬巨賜上體朝廷之意下安

閭里之情十駕雖勞尚不忘於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
於埏鎔

謝大漕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是名臣之寄揆
材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曹獨倚
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
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脩禦有經多出延安之故事
雅推高義益簡上知暫紓吏於西曹復理財於東部洗

深文之苛急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
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勵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
之化盡革侵蝨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賀南京知府

主漕南州張星霜之屢改得州東部幸雞犬之相聞仰
惟坐鎮之餘益保天和之固恭惟某官三朝元老間世
真儒蚤躋禁從之華屢更天下之故淡薄榮味恬安仕

途雅為多士之表儀綽有古人之風度願惟商丘大府
旬服別都當舟車孔道之衝寔名德偃藩之地暫資賢
望未慰巖瞻道之將興方慶風雲之會人惟求舊必先
柱石之材竚奉詔音入陪鈞輔某素慙孤賤曲被眷憐
兩地河川宛隔登龍之步累年宵臆莫親揮塵之談敢
冀上為廟朝精調寢餼

賀吳運使轉官

右某伏審密奉清光茂膺嘉命一日三接已躋侍從之

華六轡載馳特總漕輸之重起土人之驩慕聳吏部之榮觀恭惟都運待制與聖並生以道自任識當世之先務為衆人之不能屢奏顯勞再更劇地弊源漫溢豈十手所能支議者徬徨無一辭之可措照理於變通之會撥繁於談宴之餘儻指布籌已足三年之食銜臚擊鼓暴登百萬之輸果被詔音入瞻宸坐天子促席而為之改色財臣歛手而敢爾言功遽陞延閣之班尊委外臺之寄金絲寵薦競觀賜物之新彩旌啓行喜拜使華之

舊即聞節召入踐鼎司詎容東俗之少留將使萬邦之
均慶某素惟孤陋猥荷獎提冀爾卑飛敢起青雲之望
塊然頑鑛將希良冶之功限守官箴阻趨釣屏下情無
任欣抃激切之至

賀右丞

拜命中宸分聯右掖正人既進朝廷之勢益尊大道將
興天下之民斯幸某官秉心亮直學古粹深常一志於
險夷恥因人而進退不可則止懷著龜先見之明於義

也剛挺松柏後凋之操屬大明之紹服攬群俊以在朝
間自西州入升內相謂輔世必忠賢在上而順民惟政
事為先總正臺綱共謀王體六官成績方注意於名儒
萬世永圖將登庸於真相

代石職方答交代

濫趨末宦獲佐近州吏牒紛迷詎免曠官之黜塵蹤疲
曳屢懷解綬之歸豈私幸之儻來承更書而俯罷未見
君子寔勞我心愧禮好之方修忽郵書而俯及矍然拜

賜酒若對顏某官器度淵沉性姿踈敏仁恕為政有古
吏師之風聞譽在躬為時士人之望尚資闕決暫爵遠
圖將聞濟水之民復起海沂之詠退慙淺薄輒預交承
久雖學步而未識國能素不善歌而敢期和者履難加
首願賤質以奚堪瑜不匿瑕幸前非之將掩瞻風甚邇
晤德猶賒伏祈善保興居茂迎寵祿

代人上兩府問候

言念仰泰階之焜耀目遠鈞庭奉使節以周旋身勞塵

鞅稍易寒溫之序未修咫尺之書每思犯分以陳情反
畏黷尊而取戾雖江湖之量無待細流之歸而燕雀之
軀寧忘大廈之託徬徨茲久畏惕益深與其自怠而不
言未若以誠而歸罪恭惟某官著龜舊德柱石元勲契
千載以有為躋四方於無競君子在位士皆樂用其才
百姓既安民罔不同於善道行而政舉法具而官修百
穀順成四夷內附在蕭曹近用不過慎以無為如房杜
淺能何所施其素業粵惟盛際允屬元臣三代可追不

獨稱於兩漢大章繼作方有賴於一夔某樗櫟散材墳
壚惡埴猥叨匠斲竊累陶埏誓殫夙夜之勤不忘頂踵
之報高秋在序福履是宜尚祈寢饋之以時俯慰士民
之所望

代賀方回謝舉換文

誤塵恩命特易班資度德無堪撫心增懼雖去彼取此
均曰服勞而舍短用長粗知從欲再循幸會尤切競凌
昔者朝廷分建百僚文武均為一致逮乎選舉不一仕

入寢分儒生擅文雅之風武夫夸疆場之任國家病人材之偏廢開吏道之通規或貿厥官亦從所志去東曹者素寡脫右部者實難初試其藝則十或取三今薦而用則百不得一如某者性資凡闇智識謏拘姑求得祿以養親安暇擇官而就列一邑之事誠有未知六藝之文乃所願學間闕末路困折萬端殆將等於臺輿豈止供於呼召竊論先王之糟粕人以為狂進登君子之門牆已猶知愧栖栖俗狀後後半生謂秦無人敢辭清議

與噲為伍頗屈素心已甘孤宦之飄零忽累大臣之論
薦遽超常格曲預優恩此蓋伏遇某官一德亮天大鈞
轉物攬多士而並用拾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蹤俾更舊
秩敢不仰圖報稱益勵踐修躍冶之金固已不羣於物
棄溝之斷猶將有用其材

代人謝安撫

祗擇剛辰俯臨郡政分符流水嘗受賜於恩門補郡徐
方復承流於使部依仁有素得地愈安蒞事已還撫躬

知懼某官忠勞許國德業在民蚤振武於掖垣暫偃藩
於方面清列城而安堵疎百吏以趨風夫何謏能辱在
威部敢不奉循教約修督事功誓殫夙夜之勤庶獲涓
埃之效

代人謝副漕

祇擇剛辰俯臨郡事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
穰今是名臣之寄揆材非稱冒寵若驚某官國器粹溫
天材超穎夙著強明之譽屢更任使之煩方密簡於上

心暫出臨於東部清列城而安堵疎百吏以趨風夫何
謫能辱在威部敢不奉循教約修督事功誓殫夙夜之
勤庶獲涓埃之效

代人謝兩府

待罪平陽幸免曠官之責承乏泗上復叨假守之榮材
屢試而非長恩愈深而知懼伏念某器能淺薄學術迂
踈遭會聖時依緣仕進一登朝籍已孤報國之勞五領
方州久濫長人之寄猥蒙優貸仍許再留遽遷督府之

名藩俯在陪京之近服河山環絡疆井浩繁宜有聞人
以資良幹豈容朽質輒玷誤恩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
物歡樂精神之會作成大小之材過憫孤蹤與更善地
敢不奉循詔令究悉事功十駕雖勞冀不忘於夙夜一
毫有補庶無負於埏鎔

樂靜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二十二

宋 李昭玘 撰

哲宗興龍節疏右語

律當大呂潛通夢日之符月應上弦爆發流虹之瑞篤
生真聖允契昌期恭惟皇帝陛下秉哲自天繼明當極
對三靈之休眷度六帝之丕圖叙陰陽風雨以成和媚
祖考神祇於安樂萬國熙洽一歸下武之繼文百姓謳

歌欣見重華之協帝俯迎誕節大啓法筵敢憑西竺之
文上祝南山之筭伏願神通于號共扶不拔之基壽考
萬年永據無疆之福臣無任傾祝虔切之至

僖祖忌疏

積行累功肇啓千齡之運報本反始莫窮萬世之思方
諱日之俯臨憑妙緣而上薦惟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
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本支相續與蒼筤以長
榮社稷愈安如須彌而不動

太宗忌疏

繼志圖功廣規模於萬世興文偃武混夷夏於一區流
澤被乎子孫餘烈照於天地百神幽贊四海永懷載更
厭御之辰肅展事存之禮敢憑妙果仰薦真遊伏願超
最上乘作無量福皇家繼緒如吐於千花法界含生長
霑於一雨

仁宗忌疏

大德宜民共戴天雲之覆庶邦懷惠更深河洛之思垂

衣拱手間燕於四十年餘烈遺風扶持於億萬世願真
遊之雖遠宜昭報之不忘躬啟法筵上資福地惟願六
通自在萬行圖成入非想天放光明於寶座以本願力
遍功德於河沙子孫承不拔之基廟社庇無疆之福

神宗小祥功德疏

帝鄉孰在莫返神遊日軌不留已成周歲恩涵萬類哀
動庶心恭惟神宗皇帝聰明睿知有臨禮樂政刑而
不悖天人和協宗廟安安雖堯帝之功獨資於神聖而

文王之壽終損於憂勤永辭萬國之依遽歷四時之變
玉音未遠龍馭何追抱鼎湖之弓潛焉流涕望裕林之
栢森以成行敢薦妙緣少伸哀祝伏願證一乘法離六
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
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疆之福

神宗忌疏

痛龍髯之中斷未盡哀號感春露之既濡已臨諱日神
遊寢遠塵世何知願白晝之不留即金仙而往扣伏願

聞一音之真妙滅諸念於往來超最上乘得無漏果寶
幢香象長為天上之遊法雨慈雲更作人間之福

神宗小祥開啓道場疏

龍去鼎湖莫返登遐之馭律回姑洗奄當厭御之辰躬
啓梵筵仰伸孺慕惟願六通自在十地圓成離有想天
不墮金輪之果超極樂界長瞻月相之尊本支永庇於
慈雲廟社共依於法力

章獻明肅皇后經疏

北郊薦服已推配日之賢南面抱孤更極補天之力憂
勤致理慈愛及民屬諱日之載更仰徽音之如在敢憑
薰唄上祝莊嚴伏願入觀止門超直乘於十地以威神
力扶洪業於萬年

神宗皇帝齋疏

龍去橋山悵乘雲之已遠天崩杞國縱殞骨以何支悲
動百神哀纏萬國恭惟大行皇帝道躋曠古澤被生民
焦心勞思幾至於二十年崇德廣業將垂於億萬世四

方底定百度緝熙未能燕息以隨時終以憂勤而損壽
遠辭宸極長往帝鄉願丹鼎之悲涼空餘塵跡望鈞天
於恍惚宛隔神遊仰集勝因少伸孺慕唯願證一乘法
離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乾坤日月共
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疆之福

孝明皇后忌疏

伏以雲衣縹緲願羽駕之何追寶宇深嚴想徽音之如
在俯臨諱日恭啓法筵伏願三十六天直超無上千萬

億劫不墮有情生靈共濟於慈梁社稷長依於福海

皇帝天寧節功德疏

天幹三辰歲分六甲水坐一而利萬物土居中而行四
時屬陰陽參合之期為仁聖本元之日是用即琳宮之
福地啟金籙之秘文有德者昌宜神靈之交相歸功於
上乃臣子之至情伏望上帝鑒觀衆真感格護太清之
高拱擁多福以來宗三百六旬每周流而不息千萬億
歲當永保於無窮

樂靜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二十三

宋 李昭玘 撰

祈水退青詞

天每私於愛物人無告則呼天比者雨潦既瀦川流暴
溢鸛鳴于垤未瞻杲日之光城復于隍幾有襄陵之患
命且危於晨暮力已困於捍防敢竭真宮仰祈元聖惟
冀享其精意矜此下民詔風伯以驅雲遣波神而洩水

復變桑麻之野不為魚鼈之隣永賴生成敢忘歸報

靈惠疏

我佛開方便門施智惠力哀衆生如窮子假大願為慈
航比者暴潦淹旬川流漲野駭孤城而若塊憂庶類於
其魚惟是熙寧之間將罹昏墊之患威神一扣瀦潦四
空再瀝丹衷上千靈鑒惟願散白毫於頂上盡逐頑陰
吞巨浸於毛端坐成沃野永賴揔持之賜益堅回嚮之

心

諸廟文

惟神功禦大災歲有常祀聰明所信肝鬲必通比者雨
潦既瀦川流暴溢民將瀕死神亦何依願為力之已窮
雖殺身而無補呼天莫拯沉玉如遺敢竭丹衷仰祈昭
鑒哀此無辜之扼貸其不腆之誅力回昏墊之憂誓殫
牲醴之報

河伯文

自昔山川之神皆為民社之主今則河流暴溢城堞屢

危薪芻之計已窮魚鼈之憂將至顧天威之可畏哀民
命之無辜吏當謹誅神亦無赦敢冀力回湍怒少獲捍
修欽收大壑之間傾洩尾閭之上溝塍一出比族再安
不忘歸報之功永賴全存之賜

僧道道場

惟徐大府為國東藩征賦倍於他州生齒踰乎數萬嚮
者冬春之末赤地如焚今而秋夏之交衆流皆溢馬牛
不辨老幼若號寄孤壘於浩茫幸餘生於朝暮禍雖天

降神莫余哀坤祗寂寞以無聞河伯彷徨而益肆蓋聞
九天元聖十地慈乘皆以度物為心施福無量敢伸齋
祝上叩真靈伏願默扶捍築之功力回湍怒之勢千里
將顛之命咸荷再存一方受賜之民不忘欽報

謝靈惠疏

佛果難量法門無碍天龍人鬼盡入揔持地水火風一
歸變現託化身于千劫拔苦道於衆生恭惟靈惠大師
位證真乘功深願海自有唐開元之際夙種妙緣由先

帝熙寧已來屢開靈感一方受賜萬目同瞻比者雨潦
因仍河流漲溢蛙鳴新竈十日不炊槎擁戍樓四郊如
海已危生于朝菌將莖骨于湖魚屢瀝丹衷果通玄鑒
威神所應影響不違幹巨浸以東傾破重陰于一指天
青日白鶴鶴爭飛野潤雲平牛羊可數凡在含生之類
共蒙再造之恩是用祇率屬僚肅陳淨供誓禪真信上
報深慈惟願遍福德於未來廣津梁于不倦使四時調
序百穀滋豐少完瘡痍之餘永賴生成之賜

靈惠塔祈晴疏

佛以度物為心食乃生民之命比者時陽不固暑雨既
淫大貽南畝之憂將失西成之望仰伸誠祝上叩法慈
惟願放白毫光如一念頃破頑陰於四極瑩麗日於九
霄永賴庇存益堅回向

靈惠塔祈雨疏

稼事方興時澤不足既任承流之責宜先闔境之憂敢
露精衷上千慈聖伏願法雲遍覆神力揔持遽興三日

之霖少蘓千里之旱仰惟惠照俯徇哀祈

謝雨疏

廣願不違至神能速梵磬鏘而震雷作淨香散而蒸雲
興一夕霑濡千里膏沃輒伸精懇上報法慈誓堅回嚮
之心永賴涵蒙之福

天慶觀祈雪青詞

竊以上帝降觀善於救物下民靡告危則呼天比者時
雪既愆救麥將槁吏雖不德人亦何辜敢瀝丹衷上祈

真聖願施一尺之澤俯紆千里之憂益罄齊虔少酬蒙
覆

靈惠塔疏

伏以佛果妙圓法力平等雖無求而不獲須有感而後
通敢竭精衷上千慈照比者冬陰不固時雪既愆幾成
焦旱之災且憂癘疫之變伏願不違本誓力度有情俯
為三日之期遍蒙一尺之瑞永堅回嚮益勵齊嚴

祈雪禳火青詞

高天在上故無棄人至誠如神可與事帝比者時方卒
歲陽反代陰水不堅凝木多燥槁牟麥已播未霑為瑞
之滋綆並相望每有救焚之恐敢伸醮設共罄懇祈庶
有感而必通將轉禍以為福伏願三清覆佑列聖鑒觀
膏澤應乎豐年熒惑循於常次揚燦不作無徒薪曲突
之勞盈尺既優遂飽食逸居之樂共荷生成之賜不忘
歸報之勤

樂靜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二十四

宋 李昭玘 撰

濟州天寧請觀禪師開堂疏

諸佛以因緣出世我法以方便為門發菩提心行本願
力六度萬行如筏濟河十地三乘隨根得雨惟生實相
無佛衆生合寶網珠光相入盡大地水滴滴同歸從
無始已來為一念所染波生海濁塵落鏡迷顛倒色空

流轉生死乃至大疑未判小智自私趺足山溪腐屑貝
葉萬里尋天竺國窮年轉法華經未離妄想情塵不見
本來面目有右佛子為人道師不由心外千開直指言
下一路金篦刮膜更無隔地懸天黃葉止啼祇在拈搥
舉拂方今聖神紹述海宇熙平共傾臣子之一心願祝
君王之萬壽徧闡梵剎大暢宗風兼收善利之功永作
無疆之福恭惟觀公和尚惠林麟鳳覺路梯航携隻履
以遊方警紫雲而駐錫願惟敝里久仰高風蒼筤花開

欣逢此日醍醐味美未副夙心伏望憐惻有情敷揚妙
旨登師子坐作海潮音華亭手中篴臨濟坐上喝衝風
卷浪送巨艦於長川强弩發機斃群鹿以一箭然後雲
收霧散同觀自在之天虎嘯龍吟競唱太平之曲聖君
賢相長轉法輪百辟庶民供依福地毋懷謙默幸副懇
祈

天寧請化老住持疏

達磨傳心特來震旦曹溪得法終返南州各有因緣共

成契會化公和尚辨才無礙行業素高駿馬一鞭萬緣
俱斷寶花纔出四衆同傾揚眉大振於宗風隨器盡露
於法雨間遊京輦暫寄叢林黃檗清涼須垂巨蔭牛頭
氣象為指真棲永懷佛祖之恩不忘父母之國某久沉
迷網風乏利根幸汾社之相依愧潮音之未接老之至
耳敢逃抱足之譏聞斯行諸猶希刮膜之賜

天寧請首座贊直傳法開堂疏

伏以雲出岫以時行終歸無住火傳薪而迭照本自相

生天寧和尚系出黃龍化流上國錘鑪不僂夏臘寢高
坐却天下舌頭養得窟中獅子將忘言於宴坐每寄相
於中林授此信依囑吾嫡嗣大川得濟舟楫方聞利劍
不呈煙塵俱息首座大師求心無墮見道不疑冒前猛
得一椎豁開宿障肋下連遭三築喚出菩提既從這箇
了知當與大家受用比者寶幢圍繞香象奔騰共看出
世機緣必有驚人語句莫但揭眉展手戲弄學人便應
刮膜開光通流祖意儻許尋蹤見鹿寧辭立雪齊腰多

生曾是作緣此日定求得佛大空法界從初不限東西
無量度門何處獨無能秀願垂悲濟永脫迷流普集妙
因上崇聖笑

同前

伏以空性不遷法緣無盡求佛得佛故葉葉相承以心
傳心故燈燈迭照不住常住是無非無窺索根原必自
思維外入流通消息終由語句中來雖諸聖有情如人
父母而一言不契非我子孫天寧和尚臨濟別友黃龍

高足自曹溪而下蒼苔同林留滄海以西麒麟一角疚
心槌拂注想雲泉須要猛脫閒名未可輕論法器千人
袞袞罕逢入關將軍四句惺惺獨有當春獠子首坐大

師久親巾錫夙悟機緣曾經虎口捋鬚奪得鑷頭在手
不待三敵入室便能一點成金直透重關更無遺照比
者密傳空印親奉法衣掛皎月於高臺鑑洪鍾於廣坐
師子出窟百獸吞聲馬駒踏人千里無跡十年趺坐不
將拄杖宅遊一日花開真見老婆心切自昔張弓捉箭

見敵橫行從今劈浪鑽風看師自渡伏望以自利利物
以先覺覺人開無碍門唱第一義庶使隨根得潤見指
知迷上去階梯既許承當大事後來津濟莫教辜負宗
門願憑佛子之因共作聖人之祝金輪永御高視泰平
法界無邊一歸清淨

樂靜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二十五

宋 李昭玘 撰

用相

有用天下之道者乃可以知相有兼天下之才者乃可
以為相今之相古人公是也三公之職上論天道下經
人事非涖官行法者也故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闕有
其人則非六卿所為也王以賓師禮之無其人則六卿

各率其屬以佐王而三公之名無害為曠位若夫宰相則處三公之職而兼六卿之事者也故不可一日無其人此固知之者非難而為之者實難也天下安危之勢生民休戚之命始於纖微而成於不可禦藏於優游無事而發於不測此制之者君也而相實維之一時之因革百世之利害謀夫爭於庭而不一庶人議於道而未諭此決之者君也而相實持之百官之賢否庶事之脩緝衡是非於名實信賞罰於功罪此覆之者君也而相

實察之內強中國外鎮四夷經營廟堂而震驚萬里
此御之者君也而相實器之故智不足以用天下之變
則屈於所不知勇不足以任天下之重則困於所不舉
昔人有言曰宰相自有體而不親小事若此者小材之
所効也宰相不可以親為至於小事敗弛以亂成法則
亦未得為無責矣錢穀固非宰相之所治盜賊固非宰
相之所問也各有司存至於國計之不知姦猾之不息
此有司不治也則責將誰尸故天下之守在天子天子

之責在宰相故曰知之為未易而為之甚難者也古之人非灼見其臣不敢舉國而與謀非深知其君不敢委身而就責考其文迹之甚明而精意之可見者莫詳於書夫高宗舉傳說於版築之間一旦加之公卿大夫之上疑若甚易者然而至誠相感之際丁寧告戒固非中才庸主之所能為也說之告王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則望其君者隆王之命說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望其臣者脩知之非難要其上以力行也克邁乃訓示其

下以必聽也既俾之有為矣而曰罔不同心故沮議者弗能改既告之以典學矣而曰旁招俊乂故能言者無所容此傳說所以得行其志而高宗所以能享中興之功者也以豪傑非常之士得聰明有為之君故相與以造事興業創法定規出於庸人辦事已息之餘乘於功利調習甫行之際使續之者非其人因之者隳其事帝王之績困於垂成而官人百吏亦幸而願息此知人者又不可不善於其後也桓公既相管仲欲繕甲兵伐諸

侯管仲五諫而五不聽緣陵之封既行其言矣凡五言而五諾之故合諸侯王天下以成霸功者桓公之知人也方管仲之得其君也既以信而後諫量而後入未嘗輕用其事而國之大事固不敢輕屬於人凡此恐遺君憂而為百姓怨也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為不可而薦隰朋鮑叔非不才也蓋知其善於後者必隰朋也管仲一霸者之佐非天下器也其始則未嘗輕用其身其終則惟恐不善於後況其致君澤民安利萬世復有大於

此者乎嘗觀明皇見姚崇於田獵之間咨以天下事而
衮衮不倦崇知帝大度銳於政事先以十事要之使堅
開元之間卒見施設至於序次一聽其決擇由是進賢
退不肖天下大治方崇以疾移告歸第雖政事必得其
言而後定及乎薦宋璟自代帝益以不疑璟承崇之後
務刑政官任職而守正過之益法之始行容有踈緩行
之既久循名責實按事計功非少加之以威嚴則不足
收歛凝就其勢不得不然也史稱崇能應變以成天下

之務環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由是觀之則知相之才
既難善其後者亦未易愚故終誦之

知人

知人者自信知於人者信人道可以治天下則與之謀
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器大者不拘之以
苛細器小者不責之以闊遠能者官其能藝者食其藝
使辨士不得以辭勝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不得以氣
激智士不得以機合貪士不得以利摩有德者居上無

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官按法而麗
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聲離婁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
舉竟以得之貌之所見情已察之姦良愼士毀譽是非
無以逃於我而陟降沮止廢置予奪亦無不自乎我此
知人自信者也內無主外無學好惡無別取舍無擇故
人觀其倚而潛以應之倚於名高則諛說之徒至倚於
厚利則聚斂之徒至倚於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計
數則譎變之徒至美言獻於前重祿餽於後使夫喜功

易進挾捭闔之謀試揣摩之術排擊於必爭之途譁噪
於並趨之地前之既入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攘之
名器可以餌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於人而信人者也
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威專
知於人之君使人唯恐不為以自侈故勢輕而威奪凡
此兩者治亂之所繫而人君之所察者也孔子曰不知
言無以知人然則知人之本未始不先乎知言也夫天
下無事則欲言者息天下有事則不能言者出故以言

擇人以人責事雖堯舜不能廢也言乎經大事興大利舉偏而補弊革舊而造新此必有趨變之功也言乎明憲度謹禁令犯義者黜犯刑者誅此必有制法之功也言乎節財用阜通貨賄使公私無不足之患者此必有富國之功也言乎修車馬脩器械選將厲士使敵人不敢加兵此必有強國之功也言乎稼穡有政農功有時竭人力盡地利此必有養人之功也言乎明道德達禮樂人無賢不肖才無愚智學則成不學則棄此必有

教人之功也然許人以可用則不可用者無以知億人以不能則能者無以見故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與之使自舉之功當其事事當其言者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者誅大臣不能為朋黨之助左右不能為先容之助士大夫不能為游談之助賢不肖是非之迹循其後逐之而已窮矣故好誣者不能詭言言則不實之罪隨之好匿者不能隱言言則不忠之罪隨之好大者不能侈言言則惑衆之罪隨之好毀者不能譖言言則

蔽賢之罪隨之度其誠可言則言誠不可言則止知其言之不可罔而名實之不可揜也昔者齊威王命大夫治即墨而毀言日至使人視即墨則田野闢人民給命大夫治阿而譽言日聞使人視阿則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故召即墨大夫封之萬家召阿大夫烹之堂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雖然此知言者也持此以責人之功未足以盡人之才盡人之才惟聖能知之人之才於此於彼各有所能也不害其所能而

用其所不能則所能者悅於見知而所不能者終不敢以非其才而自處唐太宗常謂高士廉臨難不易節而所乏者骨鯁唐儉出言可喜而未嘗一言及國家事楊師道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長孫無忌應對機敏而攻戰非所善岑文本敦厚而謀長經遠劉洎堅正而其言有益馬周敏銳褚遂良竭誠依人太宗知此數人之才而用之數人者亦莫不盡心以應上使夫聖不足以通人知不足以周物疇克之哉故知人者始於試人之

言而終於盡人之才凡此者出於聖王獨見非下之所
能為也

省臺寺監

昔先王自勤厥德夙夜不怠惟前代時若然後訓迪厥
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洪化公則燮理
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
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
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司徒為地禮

和君親以體仁也故宗伯為春政正上下以合禮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殺以象義也故司寇為秋事主應變以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下則山林川澤土壤之化繁至於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外有職以辨之增一則有餘虧一則不足內外相屬小大相聯故能國體完具政無不大而阜成兆民者也自周之衰其制變於戰國而大壞於秦漢承

秦之後獨用其故號其位無統其事無聯至唐始為省
寺臺監以分處百官使令宿業事事無曠問其名則以
職對下其令則以官議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唐之治
績號為甚盛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
有曰中書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決者也其屬則六
其聯則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
之以勲級勲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未
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考課勲封之職則主

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積然後為權衡度量之制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出於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禮未嘗不謹於賓主之際外則謹於賓主內則嚴於鬼神為之牢禮膳羞之數為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膳飲祠祭之職則主之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脩必周知天下之籍鎮戍烽堠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聯則主

之以兵部謹門闕出入之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
以防偽以此防人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
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闕鈎會禁隸之聯則主之以刑
部津梁溝洫以時修苑囿山澤以時取屯營之事以時
耕此三者皆工徒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聯
則主之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
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故侍從顧問規諭
諷諫之左右分更焉故記載動史書其起居法度執大政

則道揆者也叅議表章草創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
史書其詔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
制沿革者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
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其所守寺則法度之
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樂飲饌宗室蕃夷之所
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別也宿衛工
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之別也此監寺
之制也庶事既有別矣帝命既有掌矣大政既有議矣

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寺朝廷之治略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總必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儀典必有所糾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內外各有所察也或不一名其職唐之致其盛幾與古比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兼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罔上之人盜名而自安喜功

勇利之臣犯分而爭進今先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不肖之實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又何患官不得其人人不能行法者哉

治吏上

君主靜臣主動君任逸臣任勞靜而逸則使人動而勞則使於人故動而不辭勞而不怨者義之制也舉天下之物無以易我者莫大乎身舉天下之人無以先我者莫親乎家既以身事人則身不得而有既以家食人則

家不得而懷可予可奪可殺可活莫適而非君也又焉得擇事而後安哉孟子不往見諸侯孔子君命召不俟駕曾子居武城越寇至則去子思居衛齊寇至則未嘗逃以孟子則無官也曾子則師也若孔子之不俟駕子思之不去蓋事君之義不可不畏也先王之時大夫使於四方雖四牡之嘽嘽周道之倭遲動至於不敢懷歸憂至於不遑將母其心則非不悲其居則未嘗寧處不以不能忘私之恩勝不敢慢命之義故也非特使臣之

如此也至於戍役之士亦然薇既老而不得食歲既暮而不得歸驅之以行道之勞迫之以雨雪之苦告之以靡使歸騁之私心繼之以我行不來之死志義使然也非特戍役之如此也雖婦人猶能勉其夫之勤勞告其夫以不可懷歸之義凡以致其義而已矣夫或生或死或安或危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是數者皆天也若夫遇事不苟免臨難不易節有質直而無流心此士之於君臣之際當自致而已苟為不知義而操富貴之勢

憂事物之累惴惴然惟恐其去已則凡可以避患者無
不為也臣嘗觀東漢之時班超開通西域立功萬里五
十國皆款關納質馬援清隴西定嶠南跋窮域冒毒霧
終死蠻徼二人者豈甘心絕域輕萬死一生之計哉忠
義所激然也以光武之賢臣能自致如此而陛下聖德
聰睿不自有已優禮公卿大夫輕施爵祿嚮之以樂與
之心屈之以不倦之所將以責在位之臣行令而無壅
赴功而不墮然而天下之大事社稷之長策古人未盡

之遺利當世必行之良法皆出於上之經營注措之先而猶不能奉承趨走以應指顧至於轉徙以避事苟簡以違命懼遠適則以親辭厭繁使則以病告使人之如此孰有為上守節死義者哉何不旌拔一二忠義之臣與議政事放斥不職之吏錮而勿用以懲偷慢以勵風節使弟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捍難隱患之臣誠死城郭人君恭已正南面其於責成也何有

治吏下

先王之設官也與之亮天工治天職其人足以任官其
官足以行法朝無幸位位無曠事然後可以比羣吏之
治收庶績之熙而成王業方其任人也未嘗不勞於所
求優其所使蓋士之明先王之道達古今之變者得位
則行不得位則立迎之以至恭則就不恭則去故有爵
以貴其德有祿以富其功有冠冕佩服之尊有車服徒
御之盛所以立於朝廷長於民上者遇之已至矣屈膠

木之高而引之無遺虛峯阿之中而受之無拒有諫則
行有言則聽與之以美意樂之以至誠又已至矣為人
臣者因其同寅協恭正直在位致其道以養人修其身
以行法內盡其心而不欺外竭其力而不懈不擇事辭
難知無不為為無不至以服其下之所勞以報其上之
所施不能如此而私義以害其公私智以非其上懷祿
圖存背公死黨則先王復何以馭焉有刑以治之而已
夫刑之所加常在於不善之小人今乃致於公卿大夫

之際下則喪廉恥之節上則傷尊賢貴貴之義非所勸也先王之意以謂使之既有禮養之既有仁在位獨不恤而違上慢命以亂成法所以設官分職復何望於治人哉此刑之不可廢也方其功之所取則晝日三接不嫌於無威罪之所去則肆諸市朝不疑於無恕堯之於舜雖迭為賓主而善善之樂惟恐其不優舜之於四凶雖放流竄殛而惡惡之刑惟恐其不著聖人之情無所苟也其於進賢退不肖之義各從其當而已矣周官太

宰以官刑糾邦治大司寇以官刑上能糾職大司徒令於教官曰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雖然其刑之也又豈一日而誅之而輕終身之善哉日不至則待之以月月不至則待之以歲一歲之遠猶以為未也三歲大計然後誅之夫予之則甚厚奪之則不速然猶頑不即工以干上之典此刑之所以無赦也先王之責人也既如此之詳而躬自厚者亦未嘗不謹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檢身若不及然後制

官刑以儆於有位者躬自厚之道也主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凡謀之所可聽言之所可行陟之不遲舉之不次朝獻其言而暮試其能朝為布韋而暮為卿相用之不違其學與之不求其備可謂厚於與人矣內則於穆其德外則勤勞其行敦信以一好惡明義以審是非可謂自厚矣官人百吏猶不能僕上之志行上之令告之以嘉猶示之以周行或乖爭以起事或偷慢以違命固上而不忠趨利而無義在所察治而已傳曰臨事

接民以義應變寬裕有容恭莊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
中和察斷以治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
也一年而與之始三年而與之終今之謂歟

樂靜集卷二十五